

# 那年暑假,青草飘香

◎潘铜娟

暑假的帷幕刚刚拉开,望着周围孩子们被各种兴趣班填得满满当当,我不禁心生感慨,思绪亦飘回了少年时那悠然自在的暑假时光。

那时的暑假,没有繁多的补习班,只有一本《暑假作业》伴着我。其余的时光,大多在野外的青草地上度过。家中养着四头猪,割草便成了我每日的必修课。这不只是简单的劳动,更是关乎家庭经济的重要事务,毕竟年底卖猪的收入,决定着过年时餐桌上肉的多寡,也决定着我是否能穿上崭新漂亮的衣裳。

夏日里,杂草疯长,处处葱茏。田埂沟边、路旁坡地,都有我和小伙伴们的身影。我们结伴“逐草”而行,哪里的草茂盛,哪里就有我们的欢声笑语。

割草,并非易事。炎炎夏日,酷热难耐,汗水如雨般淌满全身。蚊虫在草丛中肆虐,无情地叮咬,纵使长袖长裤加身,依旧难逃它们的“攻击”,身上的大包小包成了常客。那些带锯齿的草叶,稍不留意,就会在手上留下一道道划痕,甚至锋利的镰

刀还会误伤手指,至今我的右手食指和中指上,仍留着当年的疤痕。可即便如此,我们从未有过怨言。能为家里出份力,心中反倒满是成就感。

寻到一片丰茂的草地,我们放下背篓,一字排开,埋头开割。手中的草渐渐堆积,随手丢在身后,很快,每个人身后都出现一条长长的草把线。估摸够一篓子,便开始收草。装背篓也有不少花样,有人把短小的草置于底层,用脚踩实,上层再逐层放置又长又肥的草;有人则将草一股脑儿全放进篓中,四周留些缝隙,待草装满,挑肥硕的狗尾巴草插入篓中。在离根部四五寸处,用刀背沿着篓筐边缘塞进去,既增加了装草的量,背着走路时,那随风摆动的穗子,宛如狗儿欢快摇动的尾巴,好看极了。我常对着阳光看它毛茸茸的穗间隙,丝丝缕缕的阳光洒入眼中,一片碧绿,令人惊叹。

装满一篓草后,我们常玩游戏。有时候,堆个小土堆,上面放一个草把,大伙轮流从远处扔镰刀扎堆,谁把草把扎下来,草

把就归谁。有时候挖三只小洞,在上面覆盖草把,其中有一洞里面放一节短树枝。谁猜到哪个洞里面有树枝,该洞口的青草把归谁。这和“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的游戏有异曲同工之妙。有时候,我们什么也不干,开心地躺在树荫下休息。天空蓝得醉人,白云晃悠悠地闲逛。微风里,不时传来阵阵的鸟鸣蝉唱,我们分享着各自带来的瓜果,你一口,我一口,清脆的笑声飘荡在碧绿的田野上,传得很远很远。

经过一个暑假的劳动,我家的院场上多了一个大干草堆。路过的邻居叔叔婶婶都要夸上两句。父母安心,我很开心,成就感满满的,觉得这是我暑假最亮眼的成绩单。

那年暑假,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学业的重压,只有青青的草地,悠悠的白云,以及和小伙伴一起共度的美好时光。那是我心中永远珍藏的回忆,那带着清香的青草味,永远萦绕在我的心间,从未散去。

## 暑假的青春岁月

◎段小华

当屏幕上映出那位高中生满脸兴奋地计划他的暑假工作时,我的心里忽然被一种强烈的怀旧情绪所填满。那是一个似曾相识的场景,一个曾经多么熟悉的憧憬瞬间将我带回了那些充满汗水与梦想的暑假。

那年我十八岁,高中刚毕业。暑假来临时,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一丝无所适从的迷茫。家境并不富裕,我决定趁这个假期打暑假工,既能赚些零花钱,也能为家里减轻负担。经过一番辗转,我跟随同学南下,进了一家玩具厂,成为一名临时工。

玩具厂坐落在城郊的一片厂区,白色的厂房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刺眼。第一天上班,我穿着灰黑色的厂服,充满了新奇和忐忑。车间里机器轰鸣,空气中弥漫着塑料的味道。我的工作是为玩具装盒。这个工作对速度的要求很高,动作要快而准。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动作,晚上下班回到集体宿舍,我的手疼得合不上。尽管单调乏味,但每当完成一批货物时,我的心里总有一丝满足感。

那两个月的工作,说轻松也不轻松。每天坐着工作10个小时,午休时间短暂而宝贵。和我一起打工的小伙伴们,有些是和我一样的高中毕业生,有些是工厂里的老员工。我们在一起互相打气,分享各自的小梦想和打工趣事。尽管工资不高,两个月下来,我也攒下了一千多元钱。那一刻,望着手里的工资,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时光飞逝,转眼间到了大学第一个暑假。我再次决定打暑假工,这次进了一家电子厂。电子厂的工作比玩具厂更加辛苦,每天从早上八点工作到晚上八点,在流水线上安装电子零件。这个工作要求眼疾手快,稍有不慎就会出错。记得有一次,因为一时的分心,我装错了零件,导致整条生产线返工。那时的我羞愧难当,幸好班长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下次小心点”,让我继续安心工作。

十个小时的站立工作,让我每晚回到宿舍都觉得腰酸背痛,但想到一个月能赚到1500元,我心中又充满了动力。下班后,我和宿舍的几个伙伴一起聊聊工作中的趣事,互相打趣几句,疲惫似乎也消散了不少。虽然辛苦,但心中却多了一份踏实感。这次暑假,我挣了4000多元钱,攒够了一个学期的生活费。

每当暑假来临,我会想起那段打暑假工的时光。那些日子里,有辛劳,有欢笑,有泪水,也有收获。正是这些看似平凡的经历,构成了我青春岁月中最闪亮的部分。

岁月如梭,但那些打暑假工的日子依然鲜活亮丽地存在于我的记忆之中。它们不仅塑造了我的性格,也丰富了我的人生体验。每当回顾那段路程,我都会深感庆幸,因为那不仅是关于劳动的故事,更是关于青春、梦想和成长的故事。

我希望那位即将开始他暑假工旅程的孩子,能够在这条路上找到属于他自己的闪光点。毕竟,生活的真谛,正是蕴藏在这些不断的经历与感悟之中。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画卷,也正是由这些看似平凡但实则珍贵的片段构成的。

# 清凉不过一份陶钵甜酒酿

◎栗子

这里的人常常路过一个老旧的门面,有位老人坐在门口,微笑着往来自行色匆匆的脚步。在其他季节,他们很少会想起这位老人的手艺,只有到了暑假,大家才知道这房子里有份清凉,那只陶钵装的甜酒酿,是老底子新市人不舍的味道。

这家店的主人姓汪,今年80岁。父亲是安徽避难来的,和他母亲相识相恋后在这里安家。父母做了一辈子甜酒酿,把苦日子发酵成甜蜜,然后幸福日子在他们手里开花。7岁的时候,他就站在条凳上跟着爸妈“掺和”这门做甜水的手艺,所以,他说他做了70年甜酒酿一点也不夸张。

这个说话中气十足,面容特别和蔼的老爷爷,在我第一脚踏进门时就从躺椅上坐起来,“吃甜酒酿啊?”“嗯,爷爷我要一钵甜酒酿,没卖完吧?”“有,有,有,今天刚好还有,我来拿。”当我放下包,看着他在冰箱里端出那份专属于新市老街的酒酿时,冰箱的冷雾里有时间的亮片,那一擦深棕

色的钵钵,再冰都散不去他手里的温度。

外面近40度的高温,坐在没有空调不开电扇的老屋却很凉快。汪师傅把门窗都用深色纱布帘挂上,白天太阳只留下一点光,没有过多的热量。这里的门是朝东的,西面被高高的房子挡住,正午开始就没有直射,水泥地面和老墙面也不太吸热。这张有点年头的八仙桌和四个红色木条凳,让我回到了小时候围着爷爷奶奶锅台转的日子,有什么好吃的就第一时间爬上凳子,风卷残云后就跟泥鳅似的不见了影子。

这家老弄堂是老人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这个甜酒酿也是附近居民吃了一辈子的小甜品。小时候他们管这里叫东隍街,大概因为在新市最东面了,当初有二十几家做甜酒酿的小食坊,四季都有卖,如今只有他一人坚守。这些陶钵是祖传的,使用前要经过开水烫煮,不小心的时候也会打碎,在接力和损耗中,现在还有一百五六十个。汪师傅坚持一定要陶钵才能保持原味,塑料的不锈钢的玻璃的都不行。总有

顾客问他陶钵卖不卖,有人出五十元一只,他都拒绝了。

屋里那只稻草编织的厚重的大饭甑,足以装下一个我。那是除了手和眼睛,在没有温控仪器的岁月里唯一称得上有“科技感”的酿造工具。蒸熟的米饭要在最好的条件下发酵,保证成品口感不出差错,气温日日不同,聪明的匠人就在这个饭甑里做文章。钵头里清亮的汤汁和雪白如玉璧的米饭圈,微生物整整齐齐切出的圆神奇得可爱,我甚至想让朋友用圆周率算算这圈米饭的面积。

当下的条件,两块五毛钱能买到的东西不多,这份清凉就只需要这个价格,付钱的时候,时光好像也回到了童年。当我们拼命怀旧,不是要抓住那个早已回不来的自己,而是一次次温情地和过去告别,从而走向更广阔的未来。生活是一桌需要静心烹调的菜肴,冷热看爱好,甜咸自己调。这钵甜酒酿是不多不少,味道刚好,可以开胃,也可以收尾。

